

戰士生活叢書之一

生死一條心

白刃著



戰士生活叢書之一

生 死 一 條 心

白 刃

中國人民解放軍
四野政治部出版

戰士生活叢書出版的話

在不要很久的時間內，就要把反動派的殘餘消滅。今後部隊一方面需要學習掌握現代戰爭的技術，同時需要提高文化與科學知識。在此情形下，我們感到部隊文化食糧的缺乏，特別是感到廣大士兵的文化食糧的缺乏。爲了適應此種需要，我們除定期的出版戰士生活外，還不定期的出版戰士生活叢書，作爲教育廣大士兵的讀物。『生死一條心』就是這個戰士生活叢書的試作。在初辦的時候，當然很難令人完全滿意，但我們希望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基礎上，一步一步的去提高它。因此我們希望熱心於爲兵服務的作者，能大量的供給我們這類稿件，我們也希望所有的讀者，能不斷的對我們提出改進的意見。

野 宣

七月十八日

一、給何成仁「照像」

星期日的早晨，照樣子沒有出早操。

八班長馬二虎，從連部開完會回來，向瓦盆裏瞅了一眼，盆裏的豆腐漿汁，只留下一個底，馬上不高興的吹起哨子，大聲喊着：

「集合！」

戰士們急忙放下茶缸子，喝完的，沒有喝完的，都跑到院裏站隊。

八班長馬二虎點了一下人數，就瞪着眼睛問大家：

「怎樣搞的？何成仁呢？」

戰士們你看我我看你，誰也不吱聲。

何成仁端着一缸子豆腐漿汁，從屋裏慢慢的走出來。大家都替他捏一把汗，就心地
望著他。

「吃起東西像三戰呂布，站起隊來像小娘們走路。」馬二虎踹了一會，又嚴厲的
喊着：「何成仁！你沒有耳朵啊！」

「我還沒有喝完哩！」何成仁低聲的說。

「就你一個人沒有喝完。聽見哨子半天出不來！」馬二虎看見何成仁還端着缸子向前走，便下命令的喊道：「站好，不準動！」

「站好就站好唄！」何成仁不高興的嘀咕着，面對着大家站好。

「把豆腐漿子倒了！」馬二虎命令的說。

「倒了就倒了！」何成仁狠狠的把豆汁潑了。

班長馬二虎轉過身來對大家說：

「今天不出操不上課，開完早飯，半個班在家裏打掃清潔衛生，半個班上山打柴火，回來燒水燙衣裳。」馬二虎傳達完連部的要求，便板着臉孔訓起來：「明天就開始大練兵，上級要求我們動作迅速，這樣老半天站不起隊，像什麼軍人姿態？從明天起，誰再這樣慢吞吞的，就叫他跟他何成仁一個樣，面對着大家立正，讓大家給他「照像！」

一一、差一點蹈啦

吃過早飯，副班長帶着半個班，上山打柴火。

在山上，何成仁斃了一肚子氣，一邊割野草，一邊想心事：

「今早上，分明是班長故意找我的岔子，叫我在大家臉前「照像」——出洋相。媽的巴子，真倒霉，那個班的班長，也沒有馬二虎鬍虎，開口熊一頓，閉口娘 屌……上個月，派公差不公，我上個意見，就叫他訓了半天……回去非提個意見調班不成，提意見有屁用。」上次要求調班，指導員解釋了一大頓，道理都對，就是不讓調班……

「哎喲！……何成仁光胡思亂想，沒想到抓了一把螞蚱腿（一種刺），戳的手指頭出血。他氣的扔下鐮刀，捏着出血的指頭。」

「嗚嗚——」山那邊火車響着汽笛，何成仁忽然來了一個心事：「走罷！那裏不是幹革命？那裏不吃二斤高粱子？非蹲在這裏受窩氣！山那邊就是火車站，白天高粱棵裏一蹲，下晚爬上火車，神不知鬼不覺，明日一早就到吉林……」

想到這裏，心蹦蹦的亂跳。抬頭一看，一羣來的同志，都遠遠地彎着腰在割草。

何成仁拾起鐮刀，慢慢的走向小樹林子。火車像一條長虫，吐吐圖圖的向北開去。

「這樣走，不是開小差嗎？」想到開小差，心裏不禁打個哆嗦。

「參軍的時候，自己是農會的小組長，帶着紅花騎着大馬來的。農會主任囑咐說：

「好好幹罷，打仗時立個功，給咱中興爭個光榮。家裏分的地，有人替你侍候，不要懶記。」頭兩天，接着家信說：「莊稼長的頂好，分的騾馬下了個小駒。」開小差，叫農會知道，不是給全屯丟臉嗎？

「上次關節卷腿疼，連長指導員一天來看三趟，問冷問熱，問長問短。連長還把自己的雞股金，買醬子給我吃。……：剛到隊伍，這個同志送褲子，那個同志送褂子。就這樣走了，對得起上級？對得起同志們嗎？」

「要是，要是走不掉，抓回來，多難看！」

「上火車，沒有草票，沒有護照，偷偷的爬上去，叫人家查出來怎麼辦？」

在樹林子裏，何成仁偷掉了魂似的，轉過來轉過去，手裏檢着枯樹枝，腦子裏想着鬼心思。

一羣烏鴉，落在一棵高大的白楊樹上，呀呀呀的亂叫喚。

怪討厭的，何成仁拾了一塊石頭，向大樹投去，烏鴉呀呀叫的飛去。

「你那熊班長，就像個烏鴉班長，一天到晚呀呀叫，咋咋呼呼！在這班上受這烏鴉氣，還是走了痛快！」

何成仁自言自語的下了決心，走到樹林邊望一望，班上幾個同志，還是在老遠的地

方，彎着腰割草。

翻過身來，快步走到樹林的另一邊。走出小樹林，就望着七八里外白色的車站，望着山脚下一大片高粱地。

走出樹林子十幾步，忽然發覺手裏拿着一把鐮刀，順手把它扔掉。馬上想到這鐮刀是借房東的，不能犯羣衆紀律啊！拾起來，回頭掛在樹枝上，準備有人來找他時拿回去。

邊走邊回頭，快到山脚下，彷彿聽見後面有脚步聲，心虛的回過頭，原來是一隻野兔，在草裏鑽着跑，把自己吓了一跳。

「何成仁，你是一個男子漢，平時那樣大胆，鬥地主時那樣有勁。上回打長洋外圍，那樣冒着砲火往前衝！現在，你却像隻胆小的兔子，不！比兔子還胆小，像一隻老鼠，爲什麼呢？」

5 「爲什麼？還不是做了丟人的事，像老鼠偷東西。開小差！開小差的起連長指導員嗎？上級號召創造「尖刀連」，還沒有開始練兵，就跑了一個。班長一個人的事，這樣走了給全連丟人，對得起同志們嗎？要是跑不掉又怎樣辦？」

心情像亂草似的，走進高粱地又走出來，攪爾瓜支的，何成仁又往山上走，到了樹

6
林子邊，鐮刀還掛在樹枝上。取下鐮刀，四下一望，幸好沒有人看見。

三、『炸火』炸了

練了一個禮拜兵，總結的時候，八班的成績，全連倒數第一。八班長馬二虎氣忿忿的跑到連部。

『報告連長，我不當這個班長，當伙夫也成，當挑夫也成！』馬二虎一肚子窩火，像打機關槍似，噹噹噹的都說了。

『怎回事？』馬二虎，『連長用舊報紙捲好一枝煙，順手遞給他說：『坐下，抽口煙，慢慢說。』』

馬二虎沒有抽煙，也沒有坐下。噙着像個破鑼，又錯錯的莎開了：『怎回事？這個禮拜練兵，我下了老大本勁幹。班裏戰士故意跟我搗蛋，落得總結背烏龜。排長還批評我軍閥殘餘！主觀主義！我不吃那一套，當不了這個熊班長！』

練兵頭一週，馬二虎確實下了牛勁幹，別的班四點半鐘起床，馬二虎三點半鐘就催大家起來。操場動作一點不含糊，誰做不好，一遍兩遍以至十遍八遍的做。誰耍耍滑

頭，他就吹鬍瞪眼。抓的緊，戰士們練的却不如別班起勁。下操回去，像塌了廟的菩薩，東倒西歪。鬧起討論會，大眼瞪小眼，誰也不發言。

馬二虎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原來名子叫馬大虎，平時做事虎里巴支；說話像打響雷；打仗一古魯勇敢衝鋒；掛了五次花，是個二等殘廢，還要求到前方工作。他說：「當兵就要打仗，待在後方，非變出病來不成！」大家看他這股二虎勁，就叫他馬二虎。還給他起個外號叫做「炸火」。

馬二虎是湖南人，家裏窮的三天兩天揭不起鍋蓋，學了一手鐵匠手藝，靠着出力流汗，才對付吃頓飽飯。四年前，叫國民黨抓壯丁抓來當兵。開到東北那一年，成天看見排長罵班長，班長打當兵的，老兵欺負新兵，大魚吃小魚，小魚吃蝦米。馬二虎是個新兵，成天吃啞巴虧，受冤枉氣。有一次，看見排長打班上一個新兵，說了兩句公道話，叫排長罰了四個鐘頭的跪，跪在尖石頭上，頭上還頂一碗水。馬二虎恨死那排長，秀水河子戰鬥，在戰場上打了排長的黑槍，繳糧參加入路軍。他打仗有一股猛勁，夏季攻勢立了一大功，冬季攻勢又立了一大功。升了八班長，並且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

一開始練兵，他滿想招人班練的比別班好，沒有想到自己的管理方式不好。「好心被當成爐肝肺」，戰士們對他滿肚子意見，已經覺得很冤枉；排長還批評他「軍閥殘

錄」、「主觀主義」。這樣大帽子扣在「炸火」頭上，叫他怎能不炸呢？

連長知道馬二虎的脾氣，耐心的等他坐下來抽煙，對他說道：

「八班長，心急喝不了熱糊塗啊！下一週慢慢搞就搞好了，只要努力練，沒有練不好的道理。」

「光是我一個人加油有什麼用？班裏的戰士，老的老小的小，一個個傻頭瓜支。學不會，又不賞個功夫。嚴格批評他兩句，還對我抱成見。排長光聽他們的話，亂給我扣大帽子，我高低不幹這個班長。」

指導員知道馬二虎火頭上，不容易說通的；根據這個星期的了解，八班的問題，必須馬上解決。於是他對馬二虎說：

「八班長，你先回去，下晚咱們好好聊聊。」

四、沒有聽進去

下晚，指導員找了馬二虎，坐在村東頭那塊大石頭上，指導員還沒有開口，馬二虎就離開了！

「指導員，你非叫我當班長，上等的班成，不在八班，不在三排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指導員問。

「八班戰士有意跟我搗蛋，排長和他們一個鼻孔出氣，自己主張主義，反批評我主觀主義！」馬二虎的聲音又高了一些。

「馬班長，平時吃苦耐勞，作戰勇敢，這是你最大的優點。急躁，動不動來氣，這是你的老毛病。排長批評你有點過火，你心裏就難過；你常常對戰主要態度，戰士們能高興嗎？軍事生活嚴格是對的，要態度就不對！就拿何成仁的話來說罷，如果你是何成仁，讓你在大家臉前「照像」，你心裏是啥滋味？俗話說：「人怕傷心，樹怕剝皮」，又說：「人要臉，樹要皮」，三排長只批評你幾句，你就這樣難過；你那樣對待何成仁，何成仁不比你難過嗎？」

馬二虎鼓着嘴，兩隻眼直直的盯着自己被月光照在地上的影子，靜靜地聽着。這個耳朵進，那個耳朵出。

「人心都是肉長的，馬班長，訴苦時你說過：中央軍的排長罰你跪尖石頭，你恨死他，才打死他跑過來。中央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隊伍，當官的都是有錢的子弟，當兵的都是勞苦人民。水和火是不相容的，火要把水燒開，就得把水放在鍋裏去。有錢的

人逼着窮人替他們賣命，就得用欺騙打罵肉刑鎮壓，一級壓一級，大魚吃小魚。咱們是工農的武裝，戰士幹部都是自己的階級弟兄，就像舌頭和牙齒一個樣，牙齒和舌頭說不定也會相碰，可不能因為咬着舌頭，就不要牙齒；更不能狠狠把舌頭咬掉。明白了這一點，就明白用軍閥手段對待自己的階級弟兄，是錯誤的……」

「嚕里嚕嚕，還不是那麼一套？」馬二虎心裏想。他對指導員的耐心說服，認為是婆婆媽媽的，東比喻西比方，比下去就沒有個頭。他不願再聽下去，就截斷他的話說：「指導員，這些道理我都懂的。你上政治課不是常講過嗎？我想知道的，是我的意見你們准不准？」

「什麼意見？」

「不當班長，離開三排！」

「這個——」指導員想了一下說，「我和連長商量過，覺得你還是不調動好。」

「不調動，工作是做不好的！」

「工作做不好，更談不上調動。八班長，你是個共產黨員，你應該懂的，要是每個想調動工作的人，都可以不做好工作就給調動，那就是無原則，黨的工作就會受到損失。」

馬二虎尋思一下，覺得指導員的話說得有理，自己是個黨員，應該服從組織。又怕指導員再給他講大道理：服從嗎？心裏不痛快，隨便找個理由說道：

「思想不打通，叫我硬着頭皮幹，幹不好可別怨我。」

「只要你肯好好幹，沒有幹不好的道理。」指導員以為馬二虎有了轉變，又給他加油的說道：「八班長，拿出你戰鬥英雄的精神來工作，再把脾氣改一下，工作保險能做好……」

「底底打打……」熄燈號打斷了指導員的話，指導員想了一下，繼續說道：

「馬班長，明晚上開個班務會，你好好準備一下，虛心檢討檢討，聽聽同志們的意見。」

五、替別人想想

開完班務會，馬二虎就抓著衝鋒槍出來代班；在屯子裏轉來轉去，代班查哨，查哨代班，足足四個鐘頭了。

平日晚上，馬二虎代一個鐘頭班，從來不超過六十五分鐘。如果接班的人起的晚，

他就嘀咕兩句。今晚上他自動代了四班，一點也不瞌睡。

馬二虎是個虎裏巴支的人，從來沒有像今天下晚這樣用腦子。開過班務會，起先腦子像孫猴子被如來佛念緊箍咒一樣，一陣急，一陣疼。慢慢的像頂了百十斤東西，又沉重又吃力。後來像被搞亂的幾十根絲線，找不出線頭。

開完會的時候，指導員問他：「八班長，你還有什麼意見？」

「沒有！」馬二虎乾脆的回答。說完話就抓起衝鋒槍，氣不平的出來代班。他心裏想：「你們批評你們的，我不聽那一套！」

在屯子裏，他不知道轉了多少圈子，後來覺得有點疲倦，就坐在屯子東頭那塊大石頭上。遠遠傳來一陣陣的狗咬、雜着一兩聲鷄叫。他抬頭望望天空，想找找三星在那裏，來判斷什麼時候了。三星沒找着，一個又圓又大的月亮，躲在烏雲後面，透出朦朧的白光。

「什麼時候了？」馬二虎每次叫喚，都只注意錶上的大針，根本沒有理會小針指着幾點。甚至連自己代了幾班，都有點稀里糊塗。

低下頭，望見自己倒在地上的影子，他想起昨天晚上，自己老是望着自己的影子，聽指導員耐心談了幾個鐘頭。「嗯，指導員的話有點道理：三排長批評我，我受不了，

我對同志們要態度，同志們能好受嗎？

「今晚上，三排長在會上，自己檢討方式不好，批評太重。三排長能認錯，我呢？根本沒想到，管理方式不好，罰何成仁的站，使何成仁那樣難過，差點開了小差。真開了小差，不是我的罪過嗎？把一個革命同志，逼着不革命，自己對得住革命嗎？」——他記起何成仁發言時那樣難過，同志聽了以後，都聯系各人的事情來批評他。——同志們說的有點過火，說的都是事實。

「是的，不是同志們不好好練兵，是自己成天耍態度，弄得大家情緒不高。

「連十八歲的小吳，也說的頭頭是道：「咱們都是窮哥們，天天喊天下窮人是一家，馬班長不該拿國民黨軍隊那一套，來對待自己的階級弟兄！」

「中央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隊伍，當兵的都是窮哥兒們，官兵是水火不相容，才用欺騙打罵來管理隊伍。咱們幹部戰士，都是階級弟兄，就像舌頭和牙齒，只有友愛團結，不能拿軍閥一套來管理部隊。

「自己在中央軍，天天挨罵受氣。到解放軍來，當了班長，自己忘本了，多多少少把中央軍班長管理戰士那一套搬來，怎能行的通？」

馬二虎想着指導員的話，想着同志們的話，想着自己當班長以來對戰士的態度，越

想越覺得自己不對，心裏越難過：

「我，我再不改正，我對得起窮哥兒們嗎？對得起黨嗎？對得起連長指導員和同志們對我的幫助嗎？」

七月的下半夜，松花江上的風，吹到馬二虎的單軍衣上，不禁打了個哆嗦。兩條腿不自主的站起來。

又圓又大的月亮，鑽出烏雲，把屯子照得跟白天一樣。月光下，遠遠走過來一個人。「那一個？站住！」馬二虎大聲的喊着。

「是我！」三排長的聲音。

兩個人走靠近了，三排長開口說道：

「怎麼搞的？馬班長，我以為九班長睡着了，忘記叫我，誰想到你一個人代了四五班，快回去睡覺罷！」

馬二虎沒有回答，他垂下頭，難過的說：

「排長，我，我錯了！……」

馬二虎的喉嚨，像有什麼東西哽住。馬二虎寬大的肩膀，在月光下一動一動的。

六、轉變了的結果

馬二虎騎在炕上，剛迷迷糊糊睡了一會，就被一陣起床號聲吹醒。眼睛粘糊糊的睜不開，骨頭癢溜溜的不好受。

「起床了！」他頭一個爬起來喊。戰士們也一個一個爬起來，揉眼的揉眼，伸懶腰的伸懶腰。往日，馬二虎對這種稀鬆沒勁的動作，總要發火，今天，他倒忍下來了。

有錢難買黎明覺，小吳睜了一下眼，翻了個身，又呼呼的睡着了。小吳是個有名的「覺迷」，他有一套睡覺的本事，上課打瞌睡不用說，打起仗來，只要是待機，砲聲打的怎麼厲害，也能睡的着。夜間行軍，一邊走路，一邊做夢，直到睜走一氣，碰到別人身上，或是摔了一跤，才醒過來。

「小吳，醒醒，快集合了。」往常，馬二虎總是連拉帶熊的把他拖起來。今早上，却和氣地搖着他。小吳睜開眼，看見馬二虎在搖他，嚇的趕快爬起來。

跑完步，各班分開複習臥射動作。八班一個個輪着做動作，都做的很確實，平日被大家認為「毳毛」的小吳，也只做了三遍。只有外號「結巴子」的劉大海，做了五六遍

還沒做對，不是撅起屁股，就是兩條腿伸不直。

「重來，重來！」馬二虎好聲好氣的說。「分解動作臥射預備——數一！二！……！」

剛喊二，結巴子的左手有點累了，沒支住，上身不由主的撲在地上，碰了一鼻子土。

「倒倒倒倒——零！」結巴子一邊爬起來，一邊用手擦鼻子上的土，臉上的汗水和黑土合起來，抹成一個大花臉。

「哈哈……」同志們看他那個樣子，都忍不住發出笑聲。

「笑什麼！」馬二虎剛來火，馬上又壓下來說：「有什麼好笑的，重來重來！」

「臥射預備，一！二！三！呸，這次還差不……」

「啪！」馬二虎剛誇出口，結巴子的槍口飛出一顆子彈。把整個操場都震動了，全連的眼睛都望着這裏。結巴子嚇的臉煞白，站在一邊，準備挨訓。大家也準備沾他的光，一塊挨熊。

「怎麼搞的？」馬二虎狠狠的把槍奪過來，拉開閂，子彈亮跳在地上。正要瞪眼睛發一頓脾氣，昨天晚上上的決心，又把氣壓下去。「准是昨天晚上站崗上頂門火，沒有退出

來。這個老毛病不改，總要出亂子，今天幸好沒傷着人。再說臥射預備，也沒喊「擊發」，隨隨便便扣機，違犯了操場的紀律！」

晚上開班務會，結巴子承認了錯誤，全班同意建議上級給他三天打掃毛廁的處分。

馬二虎做總結，和和氣氣的說：

「結巴子同志下決心改正錯誤，願意受處罰，這是好的。……出早操大家嘻嘻哈哈，不嚴肅。上文化課，小吳又打瞌睡了……這次練兵和從前不同，各班都想練出名堂來，咱們不下功夫，就得落後。咱們都是半斤八兩，應該互相幫助，我口令喊不好，同志們也幫我糾正，幹啥大家多出主意，三個臭皮匠，湊個諸葛亮。……」

睡到半夜，二班長來叫小吳上哨，叫了老半天，小吳「嘿呀嘿呀」的起不來。馬二虎爬出來對三班長說：

「打了一天野外，小吳太累了，我替他站一班。」說完，馬二虎就去換哨，換的是何成仁。

第二天下午做完遊戲，副班長和半個班留下修操場。馬二虎從連部會完報回來，剛走進院裏，就聽見房裏幾個人在講自己的事，「這幾個人又在嘀咕什麼？」好奇心使他拉長着耳朵偷聽。

「老何，昨天晚上怎麼輪不到我站崗？」小吳的聲音。

「班長替你站了。」何成仁的聲音。

「副班長替我站的？」小吳問了一句。

「是班長！」何成仁肯定的說：「馬班長！」

「他，馬二虎？」小吳還不大相信。

「嗯，馬班長轉變了，脾氣也改了。昨天他找我個別談話，還向我道歉呢，弄的我不好意思：：」何成仁還沒說完，就聽見那個黨的小組長，四十多歲的大老漢搶着說：

「你沒看見昨天結巴子走火，大家都就心要挨熊，班長連臉都沒有紅。班長轉變了，「炸火變成啞火」，咱們不加油練兵，也太沒良心了。八班背烏龜，還不是「灶王爺一家子，都是黑的」。人家看咱們八班嚙嘛，老的老小的小，咱們就爭口氣，好好幹。」

「對呀，人家是兩個眼睛一個鼻子，咱們是一個鼻子兩個眼睛，人家把八班看成「死角」，咱們就「饅頭不吃，爭一口氣」！小吳，以後上讓別打瞌睡了。」何成仁的聲音很有信心，說的特別高，小吳擰着分辯說：

「我也不是光想睡覺，天曉的，屁股一落地，眼皮就打架。」

「我告訴你一個辦法，」老崔的聲音，「你準備一條綫捲子，一瞌睡，就伸到鼻孔裏去，打個噴嚏就有精神了。結巴子，你也好好學，天下無難事，就怕不出力。努力學，沒有學不會的，往後咱們互相幫助，你不懂的問我，我不懂的問你。」

「好好好，我我一定好好幹！」結巴子下了決心。

馬二虎像吃糖似的，一句一句都聽進去，心裏很高興。才明白自己的脾氣好壞，對大家影響很大。

果然，隔天上政治課，小吳不打瞌睡了，只是子斷的打嚏噴，弄的別人稀里糊塗；指導員還以爲他受涼了，馬二虎心裏暗暗好笑，又不敢笑出來。

第二週練兵總結，八班數第五名。

第三週練兵，八班自動提出爭取「練兵模範班」的口號。大家更加起勁了，起床號一吹，不用馬二虎督促，就都集合好了。結巴子特別加油，天天不睡午覺，一會拿根棍子當炸藥，演習怎樣通過各種地形去爆破；一會端着槍瞄三角。老崔站在旁邊，幫他糾正不對的動作。

小吳看見結巴子比他練的好，着急了，午覺也不想睡，找何成仁幫助他，暗暗和結巴子比賽。

馬二虎看見他們幾個人，天天不睡午覺，常常對他們說：

「慢慢來，不要太着急，還是睡睡午覺，免得晚上站崗打瞌睡。」

「我保險不打瞌睡！」小吳拍着胸膛說，「我可以寫保證書。」

「不打瞌睡就成，寫什麼保證書。」馬二虎看見大家練的有勁，也不好去潑冷水。現在他才明白，管理方式好了，大家積極性一提高，自己倒很省心，工作也做好了。

有天打野外，累的滿頭大汗，何成仁正在躍進的時候，前面有條水溝，馬二虎叫他做個樣子繞過去。何成仁却按照原來的動作跳進去。水浸了腰，爬出來像隻落湯鷄。這一來，他的腿關節炎又患了，疼了三天不能出操。旁人說他不應該跳下水，他很正經的分辯說：

「打野外，雖說是假設的敵人，也應該當作真的敵人看。操場上不認真，戰場上就得吃虧！」

兩個月練兵，緊張的結束了。八班坐了飛機，實現了自己的口號，成爲「練兵模範班」，還集體記了一大功。

在團的慶功會上，馬二虎笑嘻嘻的從政委手裏，接了那面「練兵模範班」的獎旗時，耳朵見聽呱呱唧唧的鼓掌聲。心裏想通了這樣一個道理：克服軍閥殘餘，是轉變

管理方式的鉅子。多聽取大家的意見，大家想出的辦法，讓大家民主討論，再讓大家去做，做的又起勁又準確。相反的，光是自己想幹好，光是嚴格，光是抓的緊，那才是趕麵杖子吹火——一竅不通！

七、偉大的友愛

練完兵，接着進行了一個月的政治整訓。戰士幹部的情緒高極了，嗷嗷叫的要求打仗。

打仗的命令下來了，隊伍從吉林向遼西進軍。走了半個多月，敵人的飛機活動的厲害，不得不改成夜行軍。

這一天，隊伍剛出發，就下着牛毛般的細雨，慢慢的越下越大了。天空黑的跟漆一樣，伸手不見五指。走的又是山路，戰士們在泥水裏翻筋斗，跌倒的趕緊爬起來，一個緊挨着一個。剛發下雨天的新棉襖，都被雨水淋溼，被泥弄髒了。

「娘賣灰，倒霉的天光操蛋！」馬二虎已經好久沒有發脾氣，幾個月沒有罵過「娘賣灰」了。

秋季戰役的動員會上，八班提出兩個口號，要在攻堅中創造「英雄班」，在行軍中保證有一個掉隊，不坐大車，發揚互助友愛，創造「鐵腳班」。走了十幾天，八班沒有個掉隊的。

今早上，颯了一陣秋風，下了一陣秋雨，何成仁的兩個膝蓋就微微有點痠疼。十歲怕戰士們走路背的太重，棉褲暫時沒往下發。馬二虎怕何成仁的腿病又患，硬把自己一條毛褲，給他穿上。

下午晴了半天；天黑又嘩嘩的下起來了，這個熊天，叫馬二虎怎能不罵「娘賣」呢？

隊伍剛出發，何成仁咬着牙走，別人問他怎樣了，他還鼓着勁回答：「保證不掉隊，咱們比賽！」

過一會，何成仁又自動幫助小吳背槍，來表示自己的腿不要緊。這次行軍，他天天肩膀上兩棵槍，得到「雙槍手」的稱號。

走到下半夜，經過六個鐘頭的雨淋，兩個膝蓋起先只是一陣一陣痠疼，後來像鐵錘敲一樣直疼。開頭何成仁光罵自己的腿不聽支使，後來牙關再也咬不住，不得不開口了：

「報告班長，我實在走不動了！」

沒有第二句話，馬二虎架着何成仁走。另外兩個同志，搶着替他背槍和背包。

雨越下越大，雨點打在沒割完的高粱葉子上，嘩啦啦響。小路狹的只能走一個人，馬二虎讓何成仁在路上走，自己一隻拖泥帶水的腳，在路旁水溝裏走，一顛一塌的向前進。

慢慢的，何成仁的兩條腿，像兩根木柱一樣，彎部彎不得。稍爲一彎，就疼得像錘骨頭一樣。馬二虎把自己的槍和背包，交給副班長，背着何成仁走。

何成仁短小的身材，爬在馬二虎的虎背上，心裏說不出什麼滋味：「班長對我，比親爹娘還好，我該怎樣報答他？」

馬二虎背上馱了一百多斤，身上已經出汗了。外面是冷水，裏面是熱水，滋味不大好受。他陰心事也沒有，只是喘着氣，加快脚步，跟上隊伍。

「往後傳，跟上！」前面不時傳來這樣的口令。

「向後傳，跟上！」馬二虎正回頭往後傳，沒想到脚底下一滑，撲通的跌在路旁的小水溝裏，何成仁壓在他身上。

「娘賣辰，這條熊路！」旁的同志扶起他們，馬二虎只罵了一句，又把何成仁背上走。反而安慰的問道：

『摔疼了沒有？老何。』

『沒有，班長。』向成仁的鼻子裏一股酸，很快的傳到身上。兩滴熱淚，從眼眶裏滾出來，和臉上的雨水一塊，流過馬二虎的脖子，和他的熱汗混合在一起。

八、生死一條心

解放軍的秋季攻勢，像秋風捲着落葉，掃掉錦州的外圍據點，又乘熱打鐵，一氣攻入錦州。

經過一個晚上和一個白天的猛烈戰鬥，城裏城外蔣匪的烏龜壳，一個個被揭開，十萬蔣匪軍，大部份被殲滅！殘餘的敵人，分散退守在城裏幾座大樓房和地堡羣裏。縱深戰鬥，同時在幾個地方打響。

馬二虎這個連，在掃蕩錦州外圍的戰鬥中，得到了『尖刀連』的光榮稱號。今晚，他們又奉命突擊城中央一個大樓房。他們把中央大樓週圍的地堡羣消滅以後，馬二虎就帶了老崔和結巴子劉大海，去爆炸中央大樓。

照明火柴和照明彈，把大樓照的通亮，『尖刀連』連長，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借着火

光，焦急的望着大懷錶，滴答滴答，一秒鐘一秒鐘的過去。連長的心，一秒鐘比一秒鐘沉重。

「馬二虎上去四十七分鐘了，不是犧牲和掛花，炸藥該響了。」連長根據歷次的戰鬥經驗這樣想。

戰士們都準備好了，只要炸藥一響，就衝進大樓去捉俘虜。急死人，等來等去，就是不響。

何成仁比別人更着急，他想：「萬一班長光榮犧牲了，我一定替他報仇！」剛下了決心，馬上就覺得自己想的太壞。「不，馬二虎是不會死的！說不定負傷了，要是負傷，我死了也得把他搶救下來！」想到這裏，那晚上大雨裏行軍，爬在馬二虎背上的情景，像一場戲，在眼前出現。想到當時許下殺答班長的心愿，渾身像火燒，緊緊的握住拳頭。

時間是無價寶，每過一秒鐘，就像失去一件東西一樣心疼。連長一會望望錶，兩支針正指着三點四十分鐘。一會又望望天空，三星已經移到大西南。

「天快亮了！」他想，「上級命令是天亮以前拿下，天一亮，攻擊的困難就更多了，如果拿不下，「尖刀連」不變成「破菜刀」了嗎？」

夜行軍的時候，連長總盼望天快點亮，白天却像個八十歲的老頭，托着拐棍，慢慢的來。現在，他希望黑夜慢點過去，黑夜却像一個長腿的賽跑專家，飛也似的跑過去。

戰士們都像拉滿弓上的箭，只要一鬆手，就飛射出去。他們急燥的等着炸藥響，炸藥却偏偏不響。

忽然八班副扶着一個氣喘喘的戰士，順着屋角過來。連長仔細一看，認得是和馬二虎一塊上去的結巴子。

「怎樣了？」連長恨不得在半秒鐘裏面，了解全部情況。

「馬馬馬班長，帶我我和老崔上去，老老老崔，半路就就犧牲……」

「快說！馬二虎怎樣了？」真把連長急壞了。

「他他他他他……」結巴子越想快說，舌頭越結住。「他兩兩條腿負負負傷了。離大樓很很很近。我上去，小腿也掛掛掛花了。班，班長叫叫——我爬下來報報……」

費了老大勁，聽完這急死人的報告。連長的腦袋，像給雷轟了一下。幾秒鐘以後才清醒過來，上級的命令馬上在腦子裏向他進攻：「天亮以前拿下！天亮以前拿下！！天亮以前拿下!!!」

悄悄的圍來聽結巴子報告的戰士，都像打飽氣的橡皮輪子，一個個氣的蹦蹦跳，要

求去下炸藥。

「報告連長！」何成仁最先搶着說，「我上去，完不成任務不下來！」

「連長，這個任務本來是八班的，還是讓我們完成，我帶一個組上去！」八班副堅決的要求。

「報告連長，算我一個！」小吳也搶着說。

「報告連長！我來一個！」

「報告連長，我也去一個！」

「報告連長！……」

一個個搶着要去，連長沒有猶豫，時間不讓他考慮，當機立斷的決定八班副帶何成仁和小吳上去：

「八班副，胆要大，心要細。不要擠在一堆！聽見重機槍一響，就快上！一定要完成任務，這一砲打不響，咱們尖刀連的旗杆就折了。」

八班副帶了何成仁和小吳，翻身就走。

「慢點，」連長喊住八班副，「不管怎樣，把馬二虎搶救下來！」

八班副去準備炸藥，連長對通訊員說道：

「快去報告營長，第一次爆破失敗了，馬上組織第二次，請營的火力掩護，我連決心在天亮以前拿下大樓！」

通訊員去了一會，上級配屬給營的四門步兵砲，像猛虎在咆哮！近距離的轟擊，砲彈有的從窗戶飛進去，有的砸着樓牆，爆炸聲震的耳朵嗡嗡響。

幾十發砲彈，在十分鐘以內打出去。接着就是十幾挺重機槍同時開火，像暴風急雨一樣，響成一片火海。幾十挺輕機槍也接着吐出火舌，把大樓的窗戶嚴密的封鎖住。

八班副抗上五十斤炸藥，帶着何成仁，在火力掩護下，跳躍前進。頑強的敵人，不斷的向下射擊，醜着火油點着的棉花，從窗口往下扔，把樓房照的通亮。在亮光中，他們尋找着三個勇士的影子，手榴彈，六零砲彈，像大雨的傾下來。

不管砲火怎樣猛。三個勇士繼續從火光中躍進，炸彈在身邊開了花，子彈在腳底下噠噠噠噠的亂叫喚，沒有阻止住我們的勇士。

何成仁像箭一樣的穿過火海。他的任務主要是搶救馬二虎。八班副知道：馬二虎離大樓太近，不在炸藥響以前拉下來，是很危險的。八班副還告訴他：「除了我和小吳犧牲了，完不成爆炸任務，你再去下炸藥。不是這樣，只要有一口氣，也得把班長救下

來。」

何成仁爬着跳着前進，大樓慢慢的近了，敵人的火力也慢慢的密了。突然，左胳膊一陣麻，血從棉衣的袖筒裏往下流。何成仁在匆促中脫下一隻棉襖袖，解下一根綁帶，胡亂的紮好。便繼續往前爬，手榴彈和小砲彈，不停的在周圍爆炸。

費了好大勁，才在一個彈坑裏，找到馬二虎。

「班長，班長！我來背你下去。」

「你背我做什麼？快去炸大樓！」馬二虎嚴厲的下命令。

「副班長上去了。」何成仁還沒有說清楚，忍着左胳膊的疼，把馬二虎又沉又大的身子，背着往下爬。當他爬出二三十步，一道電光，接着一聲天崩地裂，大樓房被炸碎的洋灰塊，打在他頭上。

何成仁高興的爬起來，不知那裏來了這股牛勁，好像背上了個小孩，輕快的往下跑。快跑到自己的陣地，又是一道閃電，一聲霹靂！他知道是小吳抗着第二次馬二虎的炸藥，進行了連續爆破。

突擊組的戰士，乘着大樓被掀去一角，敵人正震的昏昏迷迷的時候，一股勁猛上，差點把何成仁撞倒。後面的戰士也緊接着衝上去。

何成仁把馬二虎交給衛生員，衛生員要給他包扎胳膊，却被他推開。

「馬班長，好好休養罷！」何成仁說完話，抓住自己的槍，飛也似的衝上去。

「多捉俘虜啊！老何！記住咱們創造英雄班啊！」馬二虎興奮的叫喊，腿上的傷口因為使勁，疼的很厲害。

兩顆階級兄弟的心，在勝利的衝殺下，生死地結在一起。

一九四八年秋天寫於遼西戰地。

戰士生活叢書

1

1949.8.1

發到連，讀給戰士聽

初版 —— 10000

中國人民解放軍

四野政治部出版